

醫方考綱

醫方考總叙卷之四

歙邑

參黃子

吳崑著

攝陽

北山友松子總叙

平野

門人白梅庵校閱

脾胃門

第二十八

叙曰脾胃人身之坤元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
脾胃爲百骸之母東垣所以擅名當世者無他長
焉知脾胃之爲要爾庸師治病壞人脾胃者多矣
此欲養其子者先戕其母也豈豫養之道哉今考
六方于左庶幾乎調元之補也

參苓白朮散

人參 茯苓去皮 白朮炒 砂仁 甘州炒

山藥 桔梗炒 薏苡仁炒 扁豆 蓮皮

○和劑參苓白朮散
取白扁豆七斤半
生薑汁浸上皮微
燥參苓各四兩山藥
各二斤蓮肉桔梗
炒令深黃色薏苡
仁縮砂仁各一斤
右為細末每服二
錢滾湯調下小兒
減服數服之

脾胃虛弱不思飲食者此方主之○脾胃者土也
土為萬物之母諸藏府百骸受氣於脾胃而後能
強若脾胃一虧則眾體皆無以受氣日見羸弱矣
故治雜證者宜以脾胃為主然脾胃喜甘而惡苦
喜香而惡穢喜燥而惡濕喜利而惡滯是方也人
參扁豆甘州味之甘者也白朮茯苓山藥蓮肉薏
苡仁甘而微燥者也砂仁辛香而燥可以開胃醒
脾桔梗甘而微苦甘則性緩故為諸藥之舟楫苦

則喜降

降則之間
脫降字

則能通天氣于地道矣

△予目擊世醫用此散調理脾虛泄瀉，唯以白湯送下，數日其藥似不應，予謂此果脾虛泄瀉，莫非湯使之故乎？用大棗數枚去核煎成濃汁，與之服，不二日告瘳。由此言之，用古方者不違煎法，不待言。至於湯使亦不可忽焉。

錢氏益黃散

陳皮

兩一

丁香

兩一

青皮

訶子肉

甘艸

各五兩

每服末二錢

小兒脾虛不實，米穀不化，滑腸滯頤者，此方主之。
○胃主受納，脾主消磨，故能納而不能化者，責之

脾虛滑腸者腸滑而飧泄也滯頤者頤頤之下多
涎滯也皆土弱不能制水之象火能生土故用干
香甘能補土故用甘州香能快脾故用陳皮澁能
去滑故用訶子用青皮者謂其快膈平肝能抑其
所不勝爾

△小兒集繩曰巢氏論滯頤之病是小兒涎唾
多流出漬於頤下此由脾冷液多故也按內經
舌縱涎多皆屬於熱而此專責脾冷恐一偏之
見也吾固知吳氏所本乎巢耳○按東垣李氏
曰蘭室中編集錢氏方以益黃散補土又曰風
吐必尅脾土當先實其脾昧者不審脾中或寒

或熱一例用藥又不審藥中有丁香香青皮辛熱大瀉肺金脾虛之證豈可反瀉其子哉為寒水反來侮土中寒嘔吐瀉利青白口鼻中氣冷益黃散神治之藥也如因服熱藥巴豆之類過劑損其脾胃或因暑天傷熱積熱損其脾胃而成吐瀉口鼻中氣熱而將成慢驚者豈可服之哉

補中益氣湯

人參

炙甘草 各一錢

黃芪

一錢五分

陳皮

白朮

當歸

柴胡

各五分

升麻

三分

肌困勞倦中氣虛弱者此方主之○中氣者脾胃之氣也五藏六府百骸九竅皆受氣於脾胃而後

治故曰土者萬物之母若肌困勞倦傷其脾胃則
衆體無以受氣而皆病故東垣諄諄以脾胃爲言
也是方也人參黃芪甘艸甘溫之品也甘者中之
味溫者中之氣氣味皆中故足以補中無一本作氣

白朮甘而微燥故能健脾當歸質潤辛溫故能澤
土朮以燥之歸以潤之則不剛不柔而土氣和矣
復用升麻柴胡者升清陽之氣於地道也蓋天地
之氣一升則萬物皆生天地之氣一降則萬物皆
死觀乎天地之升降而用升麻柴胡之意從可知
矣或曰東垣謂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耆以
益皮毛不令自汗而泄肺氣其辭切矣予考古人

之方而更其論何也余曰東垣以脾胃爲肺之母故耳余以脾胃爲衆體之母凡五藏六府百骸九竅莫不受其氣而母之是發東垣之未發而廣其意耳豈曰更論

△友松子曰補中益氣湯乃東垣老人自調中益氣湯中變化出來雖治當時內傷勞役之病直至今日醫家病家蒙其遺惠者不可以筆罄焉老人自有立方本旨一條學者擴而推之則治脾胃之大事不外乎是焉吾敬服而不敢措辭矣

調中益氣湯

○蘭華秘藏調中

在氣湯用橘皮黃

伯酒洗各二分細

註云如腹中氣不

轉運加木香一分

如無此證不加柴

胡升麻各三分細

註云此二味為上

氣不足胃氣與脾

氣下溜乃補上氣

從陰引陽人參炙

甘草蒼朮各五分

黃耆一錢右件劉

加麻豆大都作一

服水二大盞煎一

去粗粉熱食遠

之

黃耆一錢

升麻分三

陳皮分六

木香分二

人參

甘草炙

蒼朮

柴胡分各五

脾胃不調而氣弱者此方主之○脾胃不調者腸

鳴飧泄膨脹之類也氣弱者語言輕微手足倦怠

也補可以去弱故用人參黃耆甘草甘溫之性行

則中氣不弱手足不倦矣蒼朮辛燥能平胃中敦

阜之氣升麻柴胡輕清能升胃家陷下之氣木香

陳皮辛香能去胃中陳腐之氣夫敦阜之氣平陷

下之氣升陳腐之氣去寧有不調之中乎

△謹按此一方蓋東垣授自易水脾胃一科之

秘方也歷觀方書調理脾胃之藥無有出其右

者也其補中益氣湯者乃因壬辰改元京師嚴
戒民大驚恐元氣下溜受風之間勞役粗食因
此胃氣大傷病者多似外感之候而實內傷也
故去蒼朮黃柏下氣之物而加白朮當歸純和
之品專補脾胃之氣與血矣本方調中云者大
有妙義存焉經曰足太陰者裡也其脈貫胃屬
脾絡盛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表也五
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
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脾者爲胃行其津液又
曰足陽明脈從頭走至足足太陰脈從足上入
腹又曰陽脈上行極而下陰脈下行極而上今

夫方中蒼朮帶黃柏從上而下行至足升麻與
柴胡從下而上行至頭而輔弼黃芪人參甘州
三品保元之神物而下而上也乃陳皮者行氣
於太陰陽明之間不使停滯則榮衛之氣能健
運而不息矣合此八種能調一身之正氣益脾
胃之冲和故曰調中益氣湯耳〇又按蒼朮黃
柏與白朮當歸有對待之義者前乎此則和劑
用蒼朮黃柏之二妙以治濕熱之脚氣後乎此
則類註用白朮當歸之兩補而代人參以治瘵
此皆得乎醫藥之精義者之所發揮也可謂前
賢后賢其揆一也后世編方書而效顰者每載

木杵而不及黃柏者不知其有師承耶或自卜
度經耶或曰先賢此方既不說彼則先生雖
得其旨何不效古人而亦莫說彼乎予曰醫
禁傳非其人然吾老退閑天王之邑而病者托
命於小子輩者多故不得不如是強違古人之
誠矣詩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故婆心熱血不能
默止矣設使青出於藍的出來續吾鑒命脈則
此言不亦蒼生之厚幸乎或禮而退

升陽順氣湯

升麻

陳皮去白

柴胡

艸豆蔻

當歸

各一錢

黃耆

分四

甘州

栢皮

各五分

半夏

姜製

人參

各三分

神麴

一錢五分

清氣在下濁氣在上令人胸膈飽脹大便澹泄者此方主之○上件病由於飲食傷其脾氣不能升清降濁故耳是方也升柴辛溫升其清清升則陽氣順矣栢皮苦寒降其濁濁降則陰氣順矣人參黃耆當歸甘州補其虛補虛則正氣順矣半夏陳皮利其膈膈利則痰氣順矣豆蔻神麴消其食食消則穀氣順矣故曰升陽順氣

△予初讀韓或論唯爲東垣之書長於升清氣降濁食以故用藥多主升陽而已及至老成始

悟東垣之法順乎升降浮沈逆乎寒熱溫涼一
一皆從內經中出闡明調理脾胃之法無不與
經旨相照應矣如升陽順氣湯主用於少陰君
火少陽相火二氣之間先生文義炳然明白唯
爲吾人貴耳賤目而不關心細讀其書故如吳
氏善考方旨亦只遷就藥中所用十一物謂清
氣在下濁氣在上令人胸膈飽脹大便溇泄主
此方者可謂教壞門生遺誤於後昆矣吾恐子
弟依樣葫蘆故特標出全文使之明知老人之
法也○本文云治因飲食不節勞役所傷腹脇
滿悶短氣言病因也遇春則口淡無味遇夏雖熱猶

有惡寒

言時氣也

飢則常如飽不喜食冷物

言症候也

脾

胃不足之證須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陰

中之陽引胃中清氣行于陽道及諸經生發陰

陽之氣以滋春氣之和

明順時用藥之法也

又引入參黃

著甘州甘溫之氣味上行充實滕理使陽氣衛

外以為固也

補夫妙義在此

凡治脾胃之藥多以升陽

補氣名之者此也可見東垣老人唯論及升麻

柴胡引三種甘溫保元之品上行而不論及半

夏以下六味者欲使後覺白覺之也于辨惑論

大方升陽補氣湯亦復如是者無不是老婆心

切待個伶俐的人欲自得之矣此無他只如想

亦九思補藥燒銀之云。學古老人亦不與東垣
說破。而東垣老年始悟製用之妙也。今復東垣
老人用前方調中益氣及此等方之理。亦不與
羅謙甫王好古輩說破。至於老年唯詳載於辨
惑論。待千年後之知吾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中心藏之者乎。

升陽益胃湯

羌活 獨活 防風 柴胡 白朮

茯苓 澤瀉 黃芪 人參 半夏

陳皮 黃連 甘州 白芍藥

濕滯於內。體重節痛。口乾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

數飲食不消澀漸惡寒面色不樂者此方主之○
濕滯於內者脾土虛弱不能制濕而濕內生也濕
流百節故令體重節痛脾胃虛衰不能運化精微
故令口乾亡味中氣既弱則傳化失宜故令太便
不調小便頻數而飲食不消也澀漸惡寒者濕邪
勝也濕爲陰邪故令惡寒面色不樂者陽氣不伸
也是方也半夏白朮能燥濕茯苓澤瀉能滲濕羌
活獨活防風柴胡能升舉清陽之氣而搜百節之
濕黃連苦而燥可用之以療濕熱陳皮辛而溫可
用之以平胃氣乃人參黃耆甘州用之以益胃而
白芍藥之酸收用之以和榮氣而協羌防柴獨辛